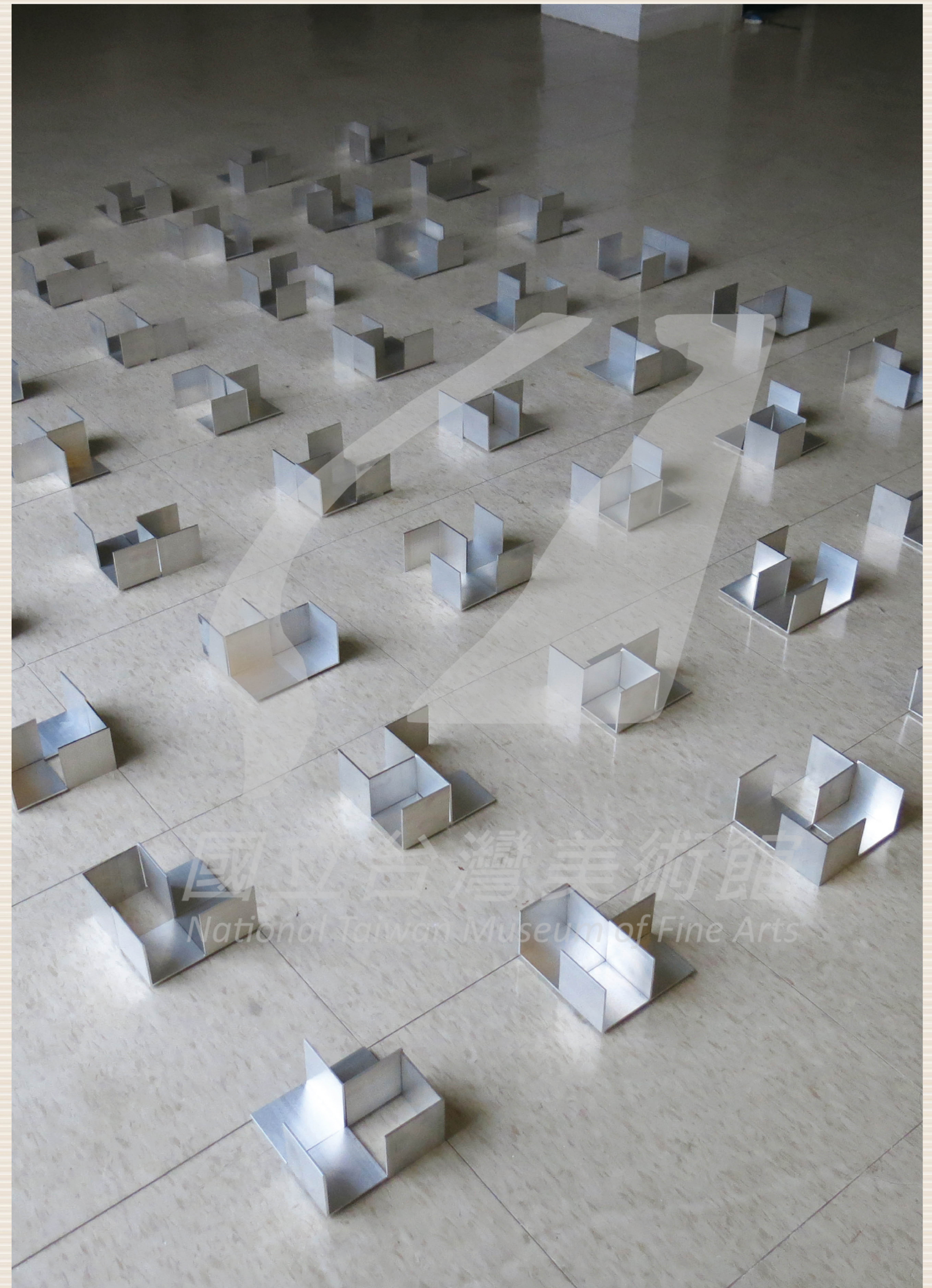


五、揚名國際，華人之光

林壽宇1959年在倫敦金貝爾·斐斯畫廊個展後，嶄露頭角，1963年開始以「理查·林」（Richard Lin）英文名字為簽名，1964年獲參展第3屆「德國卡塞爾文件大展」，為華人第一人。1967年入選參展美國匹茲堡「卡內基國際美術展」，並與法蘭西斯·培根同時獲得「威廉·佛瑞紀念收藏獎」，從此奠定他在國際上的地位，他才不過三十幾歲而已。1966年與國際一流畫廊瑪勃羅·新倫敦畫廊簽約，1969年隱居威爾斯城堡，開始進入他一生最高峰，既嚴謹又絕對的「白色系列」時期。

（右頁圖）林壽宇 微塵（局部）2011 鋁片 7.5×202.5×277.5cm
（下圖）林壽宇攝於畫作之前。（李銘盛攝，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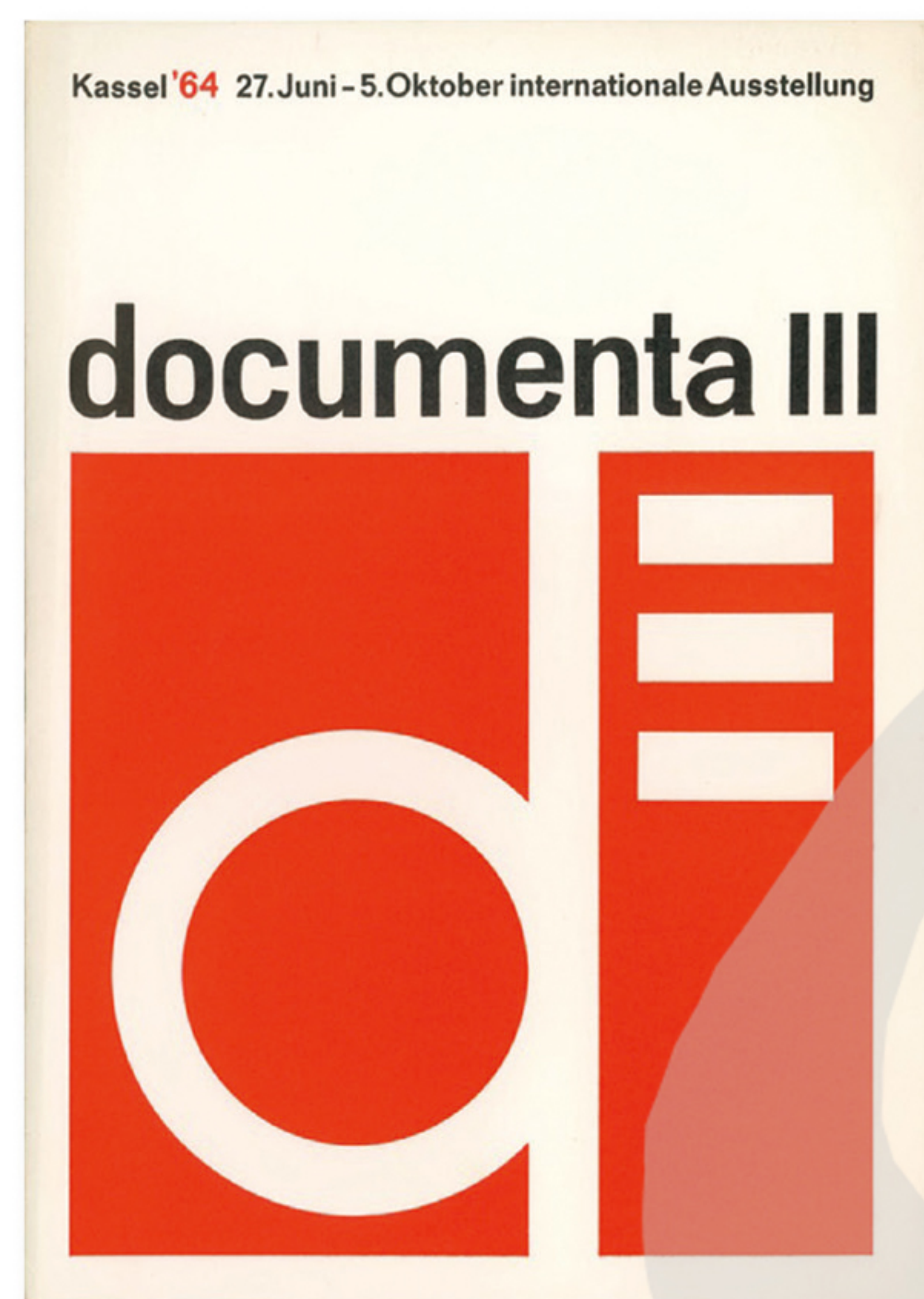


[上圖]

1964年第3屆德國卡塞爾文件大展的出版品。

[下圖]

封答那 空間概念 1961
油畫 115.5×89cm
日本大原現代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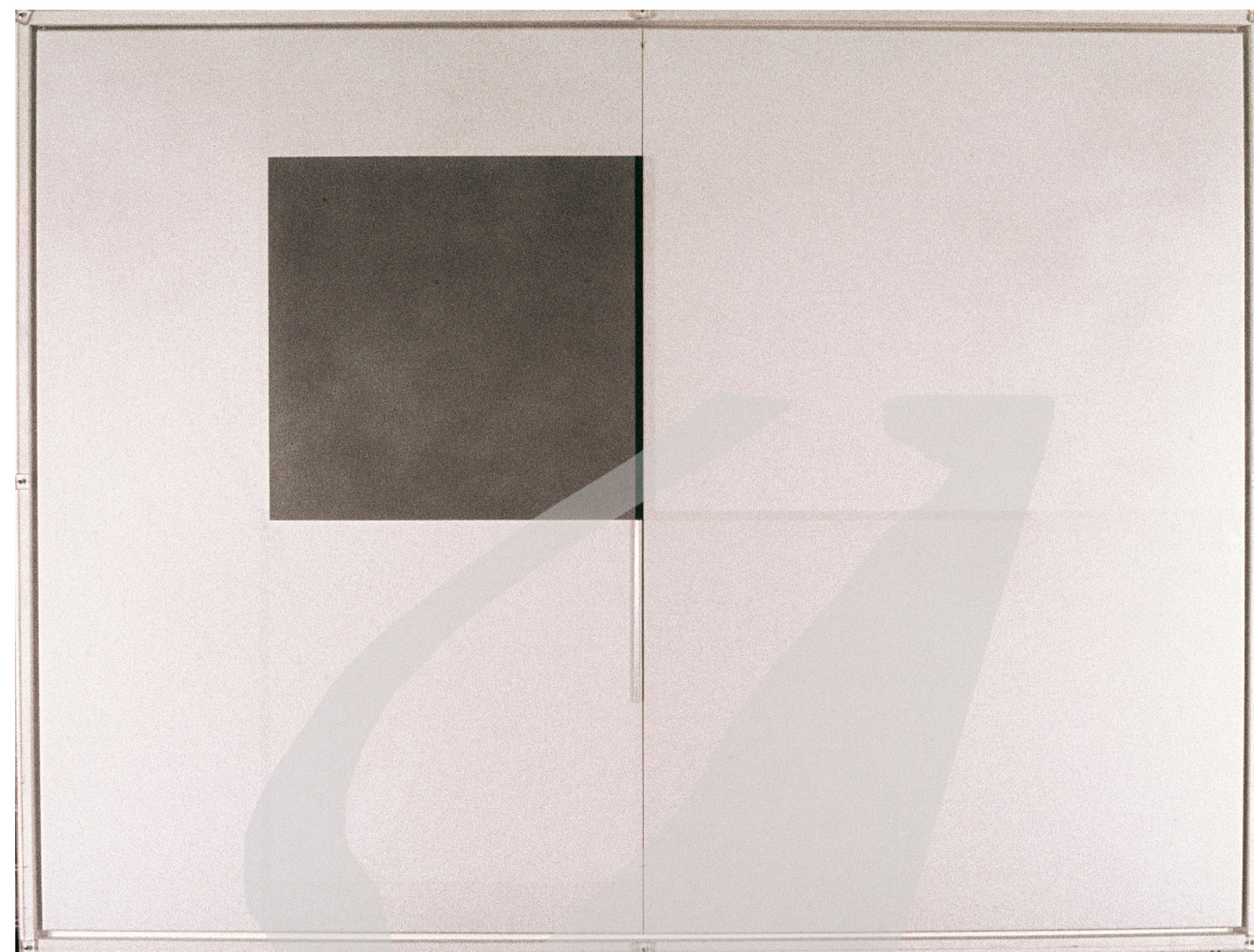


■ 嶄露頭角，羅斯柯、米羅參訪

林壽宇自從1959年在金貝爾·斐斯畫廊個展後，開始嶄露頭角，他在倫敦的工作室，高達14英尺的牆上懸掛著一幅幅巨大的畫作，馬克·羅斯柯與封答那（Lucio Fontana）都相繼來訪，1960年，山姆·法蘭西斯（Sam Francis）也來訪，1966年西班牙大畫家米羅對他駕馭白色的能力，十分讚歎，竟脫口而出：「在白色的世界中，無人能及。」米羅還即興地畫了兩張速寫在畫冊上，紀念兩人惺惺相惜的情誼。才三十出頭的林壽宇已與當時的名畫家一起站在國際舞臺上，誠屬難得。

其中追求本質與形的變化，將科學發展的新素材，運用在藝術上，放棄既有的藝術形式，求得以時空統一為基礎的新藝術發展的「空間派」畫家封答那，1959年在參觀了林壽宇的工作室時，忽見林壽宇一些紙上作品，有些線條是以刀片輕

輕畫過，但沒畫破作品，刀痕所造成的空間感啟迪了他新的靈感，之後封答那進行得更徹底，把畫布割三刀的作品〈空間概念〉誕生了，成了他最具指標性的代表作。參觀畫家工作室，往往是作品突破的轉機，一如塔特林參觀畢卡索的工作室，看見畢卡索正進行立體派的構成創作，不久之後塔特林便開始一系列抽象繪畫浮雕製作，在抽象造形上比畢卡索更徹底解放形象，最終成為「構成主義之父」。



1964年，林壽宇參展第3屆文件大展的獲獎作品。
林壽宇 Painting Relief
1-January-1964
鉛、油彩、畫布、有機玻璃
102×102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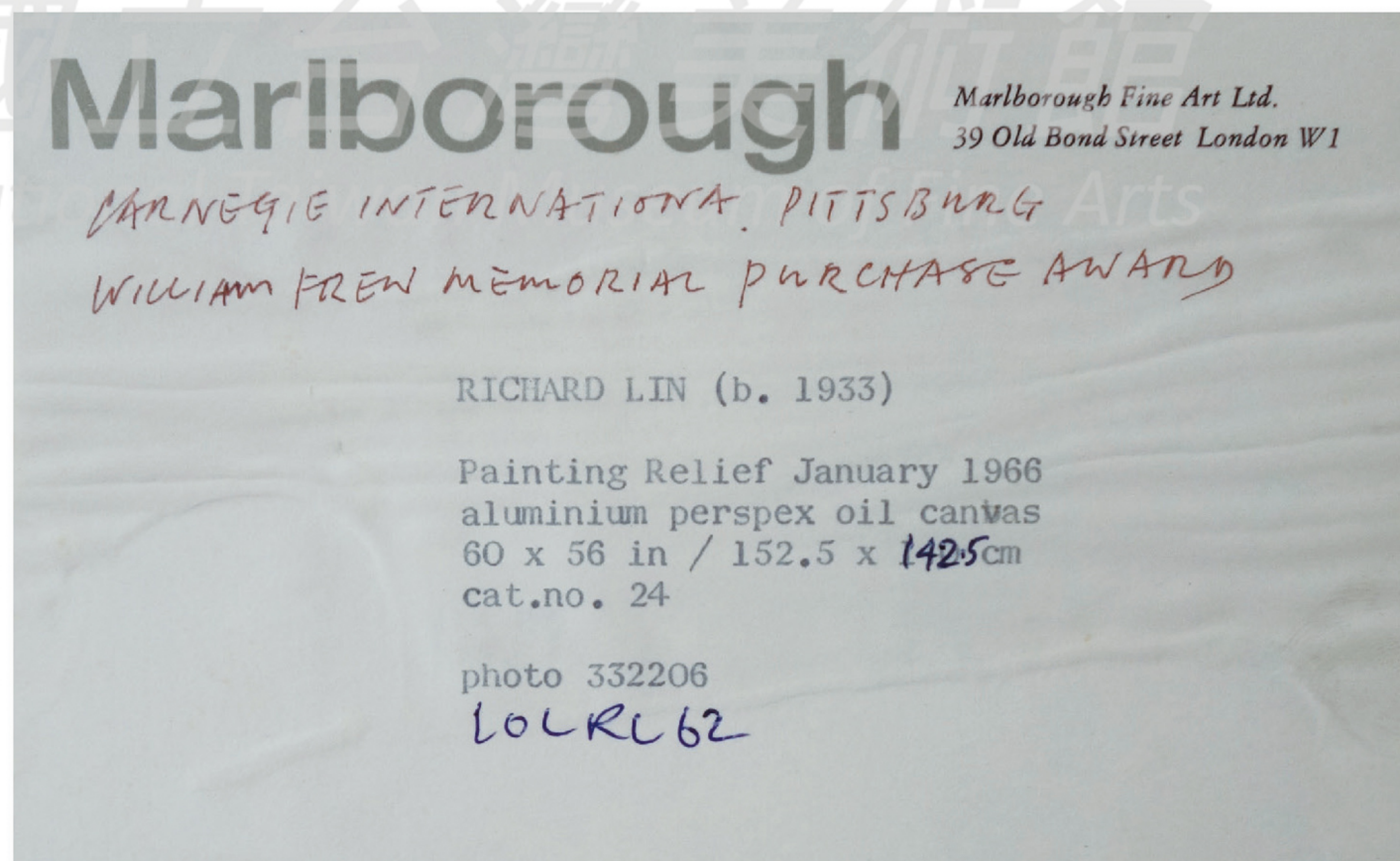
■ 華人首位，卡塞爾文件大展

1961年林壽宇榮獲英國現代藝術學會勳勵獎，作品開始在世界各國參加聯展，1963年起他以Richard Lin（理查·林）的英文名字為簽名，取代之前的Lin Show Yu（林壽宇），果然新名字帶來好運，在翌年即獲選參加德國卡塞爾第3屆文件大展，是華人第一人。

1966年，林壽宇榮獲由北愛爾蘭藝術管理委員會於首府貝爾發斯特主辦的歐斯特美術館「英國公開繪畫展」首獎。60年代是林壽宇頻頻獲獎的年代，藝術創作逐步邁入巔峰，1967年他與朱德群、莊喆、胡奇中、丁雄泉、趙無極，共同入選美國匹茲堡第44屆「卡內基國際美術展」，並榮獲「威廉·佛瑞紀念收藏獎」，作品〈Painting Relief January 1966〉（P92）為卡內基學會收藏，當時著名畫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1967年，林壽宇獲卡內基學會「威廉·佛瑞紀念收藏獎」，並收藏其作品〈Painting Relief January 1966〉。



〈Painting Relief January 1966〉一作，原畫背面有瑪勃羅·新倫敦畫廊的註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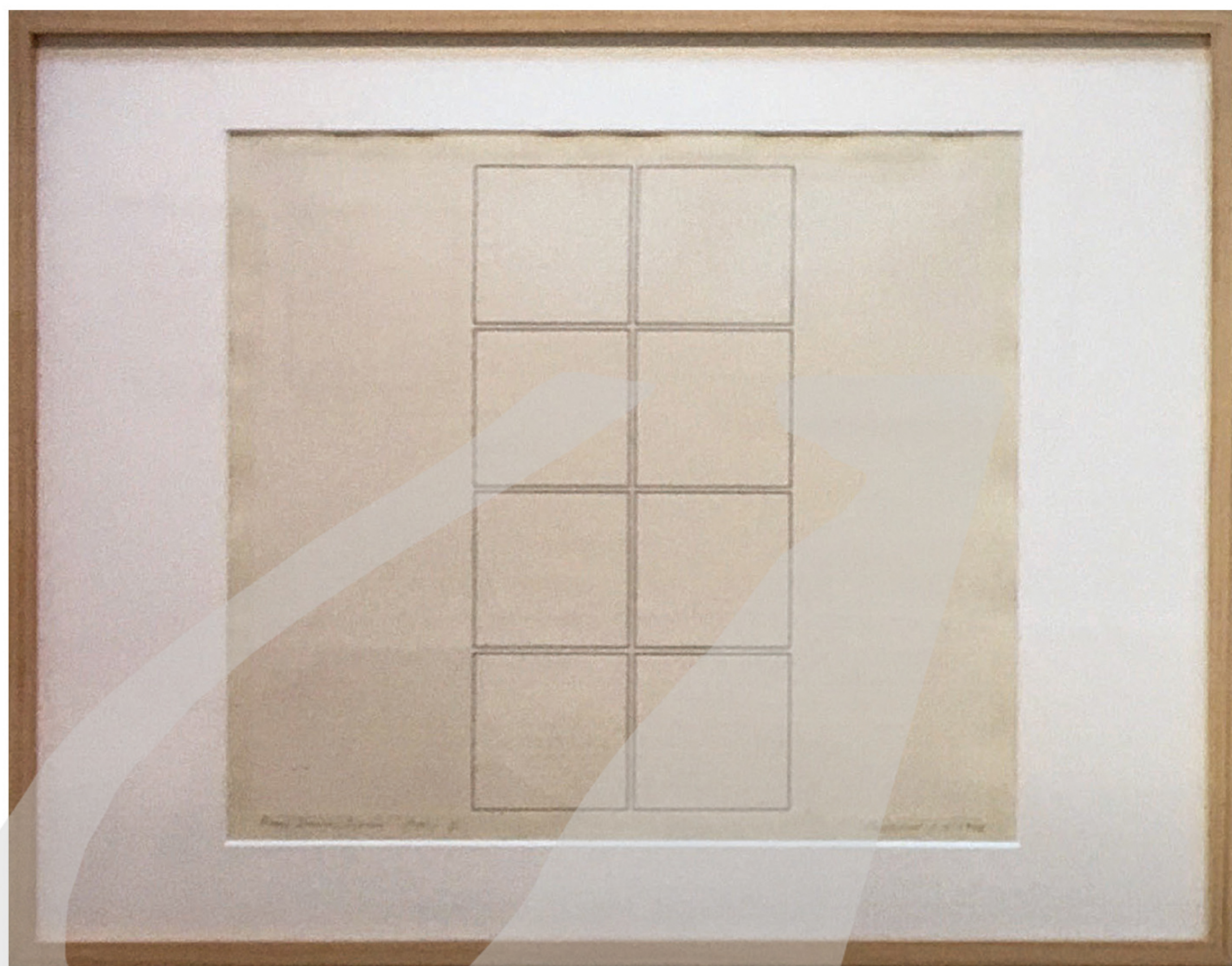
Bacon) 也同時獲獎。從此奠定林壽宇在國際上的地位，他說：「假設人生是舞臺，我便要演一場精彩的國際戲。」而他的年紀才不過三十五歲而已。在國際戲碼輪番上演中，1966年林壽宇由原來的畫廊轉至更具國際化經營的英國瑪勃羅·新倫敦畫廊（Malborough New London Gallery），它是許多一流藝術家夢想被經紀的畫廊。

在創作上始終堅持自己的林壽宇，自1958年開始一直與金貝爾·斐斯畫廊密切合作，只是合作幾年後，畫廊希望他能改變風格，令林壽宇猜不透的是他的每次展覽都很成功，而且也獲得許多大機構的收藏，包括倫敦泰特美術館，他不解的是他的畫是那麼絕對的獨一無二，又受好評，為什麼要改變風格呢？然而他既不受畫廊的青睞，他終於不得不離開曾提拔他，在他最孤苦無助時助他一臂之力的畫廊。

■ 辭去教職，簽約瑪勃羅畫廊

林壽宇一轉入瑪勃羅·新倫敦畫廊，除了在英國個展外，1968年也在義大利羅馬個展，也受邀參加美國、荷蘭、瑞士、德國等美術館所舉辦的國際主要聯展，受到許多收藏家喜愛，甚至有人還稱許他是歐洲最優秀的畫家。作品銷售十分成功，許多歐洲的美術館或機構都先後典藏他的畫作，他已十足是個國際知名的畫家。

選擇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畫廊似乎就是選擇自己的藝術人生，畫廊對一位畫家而言有著無可比擬的重要性。林壽宇選擇了畫廊，接下來畫廊便著手按照期望打造他，畫廊負責人眼看著林壽宇的國際知名度愈來愈響亮，而他仍在英國一家著名的藝術學院教授藝術與設計，便囑咐他：「在我們畫廊代理的藝術家不應該去教書，不要按月領薪水，應該靠畫廊的支持作畫。」這家世界級的畫廊經紀許多當代藝壇大師，如亨利·摩爾、克利、培根等，規模龐大。在畫廊的勸說下，1968年林壽宇辭去教了五年的大學教職。畫廊與畫家，是一種你情我願的互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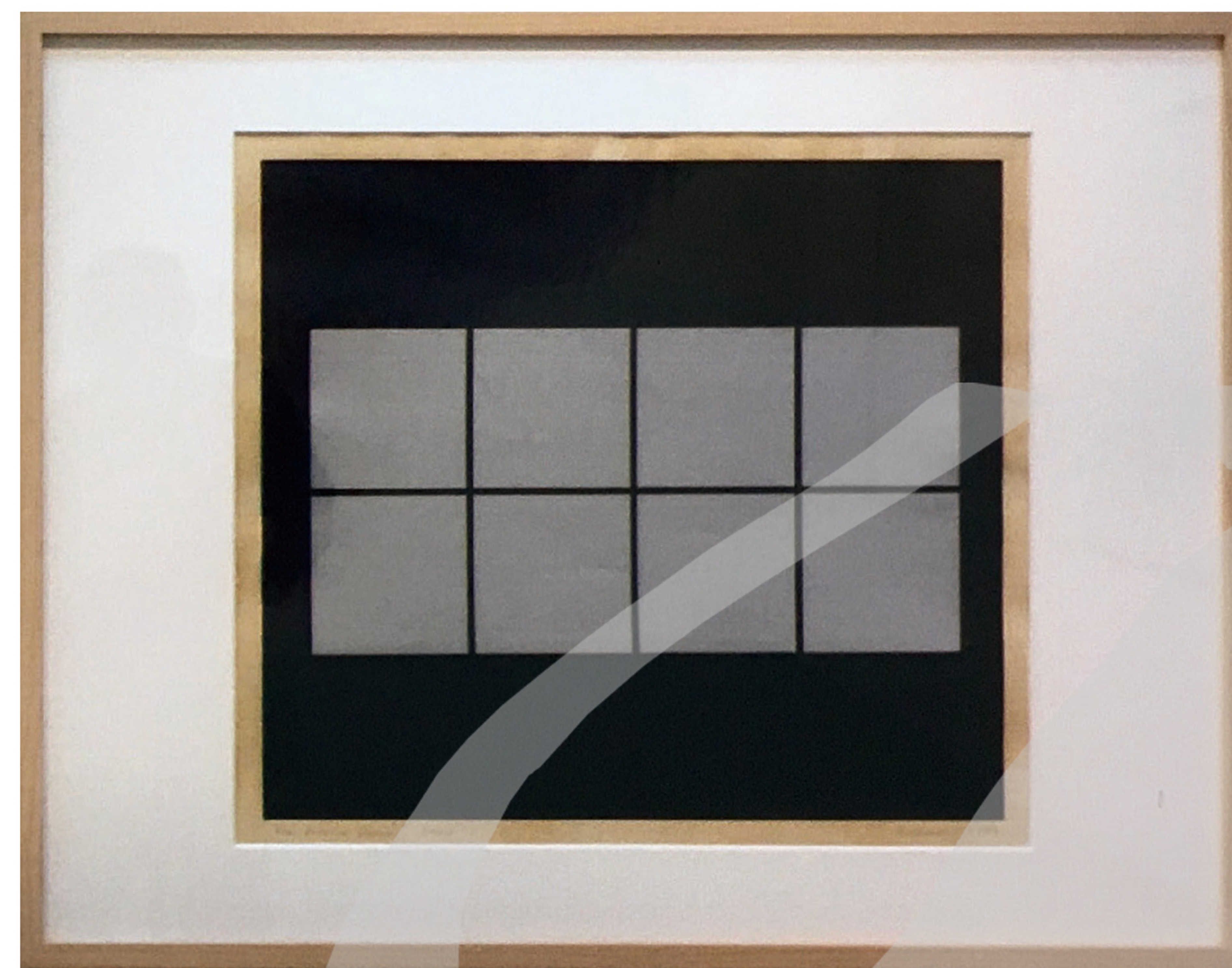


林壽宇 四季-1 1966
紙 52.5×60cm

遠離倫敦，隱居威爾斯城堡

林壽宇心想既然已不必教書，畫廊對他的規劃又有條不紊，在理想與現實上都已十分契合，他心中的桃花源漸漸浮現。翌年1969年他毅然搬離倫敦，這個臺灣仕紳望族之後，要在英國威爾斯鄉下打造自己的藝術王國，一如他的先祖在霧峰建造的宅邸一般。

威爾斯在英國西南方，是重巒疊翠的浪漫鄉間，大部分地區仍保有冰河時期的山川、湖泊與鄉林農牧風光。淳樸、愛好自然與音樂的民風，增添威爾斯的魅力。美的如詩如畫的威爾斯擁有三座國家公園，完整保存著自然資源。林壽宇在三面環海的威爾斯西海岸有一座英式古城堡，還有花園、林木、馬場、菜園，占地六甲，共有二十一個房間，全漆成白色。林壽宇與他的英籍太太及三個女兒遠離大都會的喧囂，在古堡裡蒔花、種菜、除草、養馬、畫畫。春天，他光著膀子整理花園菜圃；夏天，他與家人在遙望著愛爾蘭的海邊游泳；秋天，他帶著女兒燃



林壽宇 四季-2 1966
紙 52.5×60cm

燒滿地的落葉；冬天，漫天飛雪，他與家人在火爐邊喝著濃烈的咖啡，聆聽貝多芬第九交響曲。

威爾斯海岸澎湃的海浪聲不時拍打著巨大的岩石，他自由自在放浪形骸於大自然，不參與倫敦藝壇任何聚會，也不看任何藝術資訊，過著有如中國文人的林泉生活，那是一種自然淡泊，隨緣自適的道家隱者的生活。

如此靜聽天籟，方圓百里幾無人煙與天地逍遙遊的林壽宇，他的心境可曾流露在此時此地的畫作上？原先以方塊為主的畫面構成，有四到九個方塊不等的〈春〉、〈夏〉、〈秋〉、〈冬〉或四季，〈四季-1〉、〈四季-2〉等1966年的作品或〈12-September 1968〉的長方形塊面，到〈現代畫浮雕雙聯作〉長方形塊面增加，再到1969年的〈第一個夏天〉^(P96)畫面約布陣十四條長方形不同明度的白色色面平行並列，白色層次濃淡不一，整齊如一的白色長方形，又有著細緻的微妙變化，開啟了他白色系列的成熟風格。



【主圖】林壽宇 第一個夏天 油彩、畫布 1969 112×102cm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右頁上圖】林壽宇和他的白馬，位於英國威爾斯農莊。（陳正雄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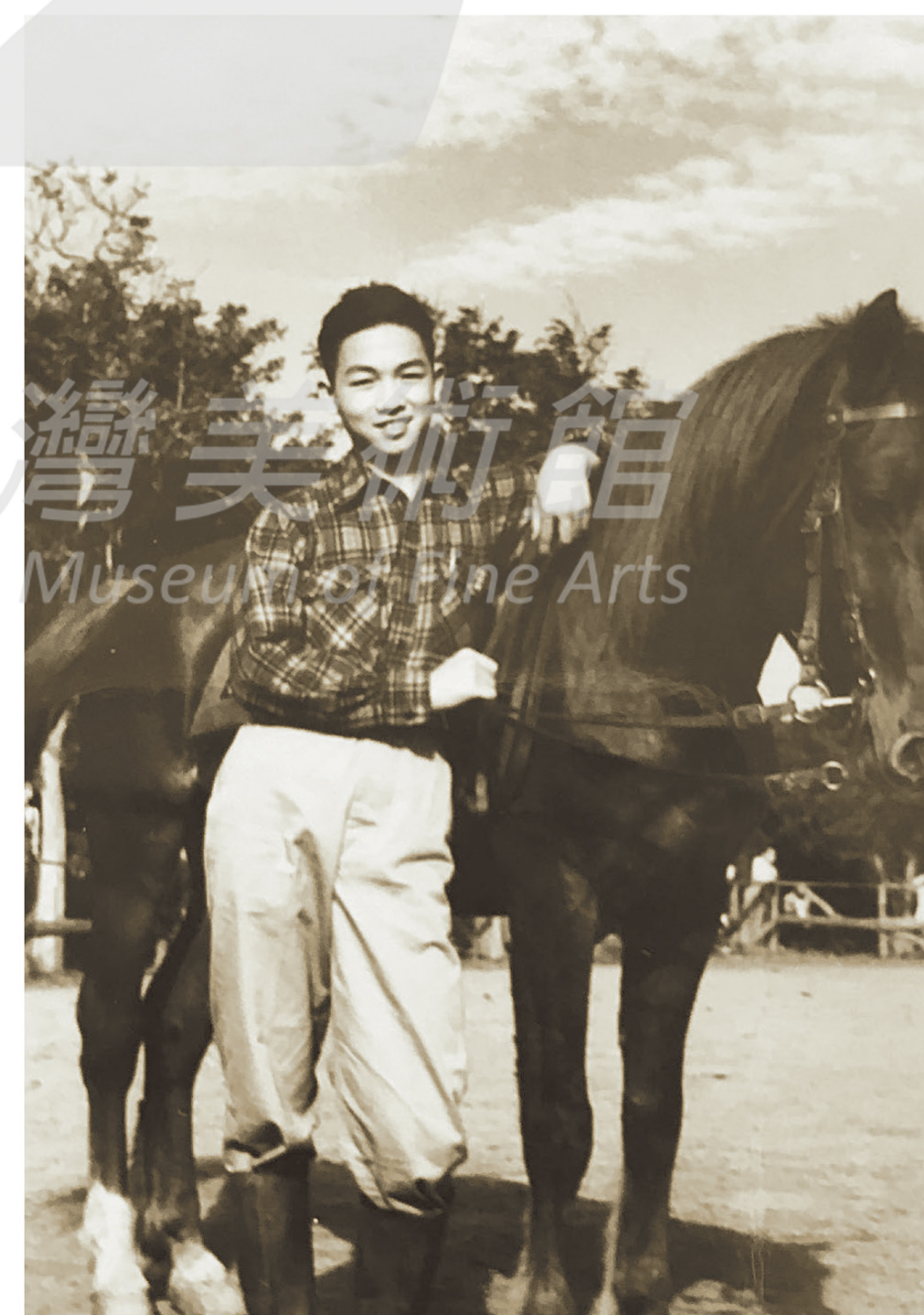
【右頁中圖】林壽宇說：「馬是我喜歡的美的東西之一。」

【右頁下圖】林壽宇年少時就喜歡騎馬。

■ 歸根曰靜，白中白 臻至巔峰

由1969年至1975年他嚴謹又絕對的白色系列，也是進入以畫刀作畫的時期，體現著中國文人山水畫中的空、淡、遠等意蘊。淡在水墨畫中是墨色的深、淺，如墨分五彩；在林壽宇的畫作上是油彩層層疊疊的厚、薄，是白分五彩。遠在中國的文人山水畫中是江流天外，山色有無、日暮雲天、煙波浩渺，空間上的無限推遠，在林壽宇的畫上是一條條長方形矩陣，在整體白色畫面裡空間的布局，也是白中白在空間上的無限延伸。由淡而遠融鑄成的空，映現的是老子《道德經》的虛與無。

《道德經》有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當心虛掉一切執著，名利、權勢，有如處在虛空中，心自然平靜，心致虛到極致，守靜也到極致，心平靜有如一面鏡子，就能以觀的心境看天下的風雲變化，致虛守靜在林壽宇身上，即是不用奔赴各地參與各種藝壇盛會，只須在自己的家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觀四時的變化，觀萬物的起落，芸芸眾生的各式紛擾不受沾染，生命回到根本，有如嬰兒般天真，一切都可放下，沒有偽裝，沒有機心，林壽宇的解甲歸田，田不只是





林壽宇在農莊所飼養的駿馬。

他畫布上的田，也是他的心田，他回歸山林大地，回歸自然，也回復到生命的本然與真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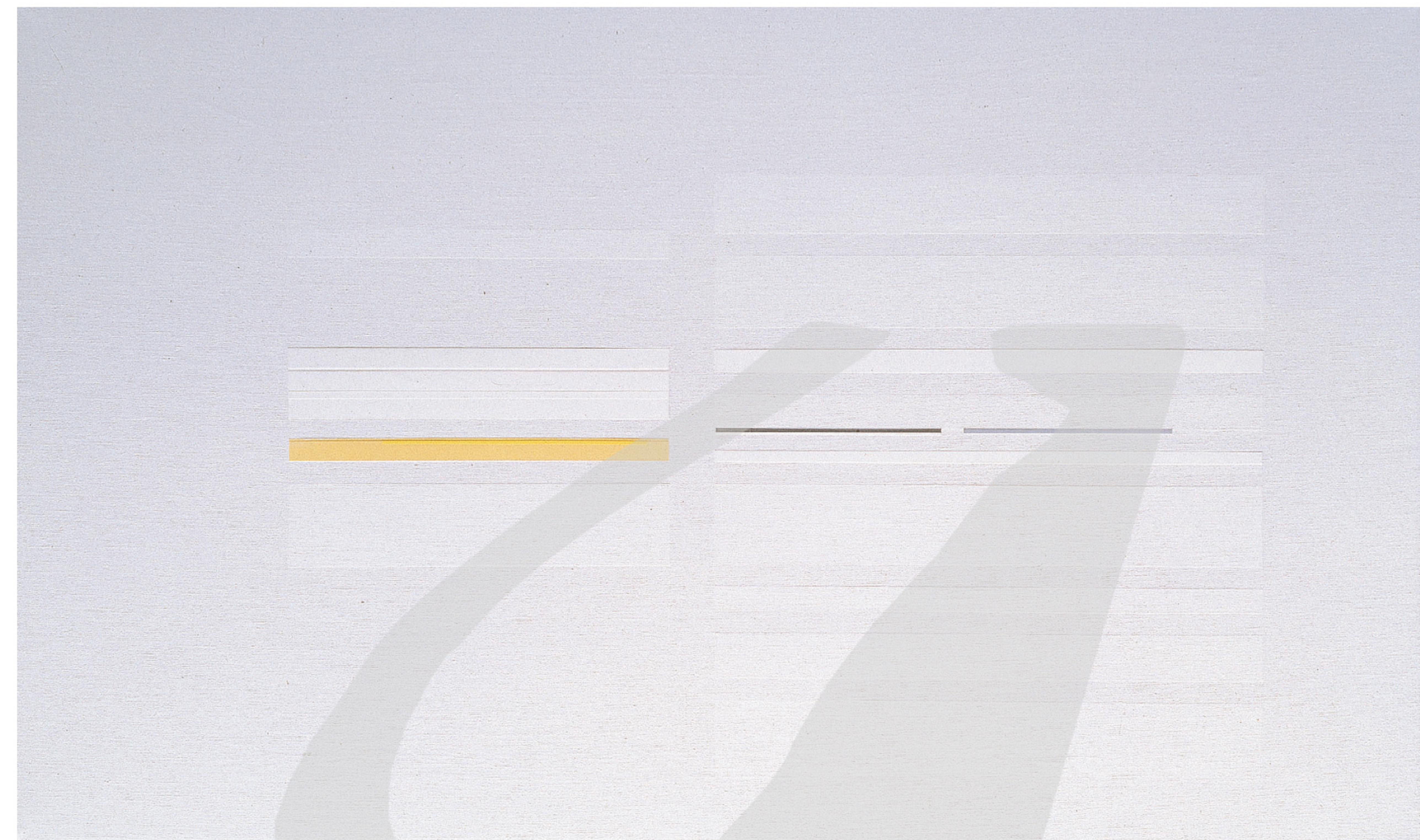
因而林壽宇畫面上那一條條長方形或一道道的細線，若不是他「致虛極、守靜篤」的心境，根本無法達到如此純粹、絕對的白色韻律。老子又云：「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林壽宇那畫面上的白，

白得和諧有序，不是他作畫功夫的高強，而是他心境無干無擾，無旁騖，當氣完全專一，生命便歸於清純柔和，如嬰兒般的純淨自然，他才能畫出如此了無塵埃的潔淨素樸。林壽宇在威爾斯這般無染的心境，成就了他70年代白色時期的巔峰之作，是他內心的平和自然，淡泊恬靜所致。

在威爾斯的古堡王國裡，林壽宇過著田園隱居的生活，他全然不知紐約藝壇什麼潮流正流行，只知大自然的風情萬種正變化。而他喜愛騎馬，常領著妻兒騎馬奔馳在曠野中，他養了八匹名貴的馬，且在他精心調配下，配種出一匹金黃色的馬，有著銀白色的馬鬃與馬尾，十分珍貴。

孤注一擲，終止畫廊經紀約

林壽宇在威爾斯離群索居，他的畫作在世界各地展出，他與瑪勃羅·新倫敦畫廊難得培養出情投意合的默契，當他與畫廊要簽第三回合約時，畫廊負責人卻毫無預警地對他說：「您已經擁有這批觀眾，您可

林壽宇 Yellow and Grays
1972 油畫 45.7×76cm

以把他們全部丟掉，再去收攏另一批新的觀眾。」林壽宇理直氣壯地回答：「我本來就不是商業畫家，我的作品是我心靈的更新工作，我應該是領導流行而不是跟隨流行，那我就做二流、三流的畫家就好了。」這個猶太人老闆卻反譏他：「你為何就不能放棄現在的風格，去投入照相寫實主義？這樣你才能登入紐約的時尚殿堂。」

林壽宇在威爾斯度過六、七年平靜的生活，心已如如不動，只是令他不解的是這家網羅歐洲首席藝術家的畫廊如此對待藝術家，他並沒有被老闆的話擊得粉碎，鐵骨錚錚的他，一身傲氣與靈氣，乾脆與畫廊中止經紀關係，整整十年的相互成全就毀在他不願仰人鼻息。畫廊把他捧得高，也把他甩得重，愛之所至，痛亦隨之，他不想降低身價再與其他畫廊簽約，畢竟曾經滄海難為水。孤絕的他，更不想讓自己的藝術生命從此成為一齣被別人主導、操弄的戲，他孤注一擲的性格，似已有擁抱悲劇命運的胸襟。